

张 博 主编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语言学 文萃

词汇卷

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
汉语实词相应虚化的语义条件
比喻义的生成基础及理解策略
《红楼梦》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的词形异同研究
《金瓶梅》复音形容词语特征初探
新词新义对比研究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张 博 主 编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语言学

文萃

词
汇
卷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15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词汇卷/张博主编.张博等著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4

ISBN 7-5619-1376-1

I.北…

II.①张… ②张…

III.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汉语—词汇—文集

IV.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0380号

书 名: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词汇卷

责任编辑:汪学发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83

网 址:<http://www.blcup.com>

发行部电话:82303648 82303591

E-mail: fxb@blcu.edu.cn

印 刷:北京北林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2004年11月第1版 2004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25

字 数:322千字 印数:1-3000

书 号:ISBN 7-5619-1376-1/H·04078

2004DW0047

定 价: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出版部负责调换,电话82303590

前 言

北京语言大学是我国惟一所以“语言”命名的大学，也是我国惟一所以在全世界推广汉语为主要任务的大学。对于这样一所大学来说，语言研究特别是汉语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基础学科，汉语言文字学在我校具有优良的传统和突出的优势。几十年来，张清常先生、王还先生等前辈学者在汉语语言学领域作出卓越贡献；赵淑华、刘月华、赵金铭、吕文华、房玉清、许德楠、常敬宇、梅立崇、王绍新、陈亚川、郑懿德等一大批老教授在语法学、词汇学、汉语史和方言学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更有数以百计的汉语教师在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领域辛勤耕耘，他们在语料库建设、词频和句型统计、参考语法编写、词典编纂、语言学家资料汇编、语言学书刊编辑出版、学术会议组织等方面，均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我校也因此成为全国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学术重镇。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学科目录的调整，“汉语言文字学”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分立，这给了我校广大汉语言文字学工作者更加广阔的学术发展空间，同时也对我校汉

语言文字学这一基础学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新世纪学术发展的需要,学校对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学术力量进行了整合,对本学科的专业方向进行了调整,现已形成了一支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术队伍。

这支由数十位中青年学者组成的队伍,在国内外高校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中可以说是最庞大、最整齐的。他们中有:曹志耘、陈前瑞、程娟、崔希亮、崔永华、高晓虹、李立成、施春宏、石定果、孙德金、万业馨、王弘宇、魏德胜、张博、张颢、张凯、张旺熹、张维佳、张希峰、郑贵友、赵日新,等等。他们的特点是:学历层次高,博士学位获得者达30多人;年富力强,平均年龄40多岁;学缘多样,来自于各个名牌高校,师出多个学术名门;专业覆盖面广,涉及方言学、汉语史、语法学、词汇学以及文字学等多个领域,知识结构合理,互补性强。总之,这是一支充满朝气、活力和希望的力量,他们正在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勤奋探索,努力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积极组织和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他们必将为我国汉语言文字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校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建设取得了可喜的进步。2002年,本学科被确定为北京市高校重点学科。2000年以来,本科学术骨干共出版学术著作20部,在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中国语文》、《方言》、《中国语言学报》、《语法研究和探索》、《语言研究》、《古汉语研究》、《语文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世

界汉语教学》、《汉语学习》、《汉语学报》、《语言科学》等海内外重要语言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100 多篇,其中有 20 篇论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2000 年以来,本学科学术骨干共完成或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各级重要课题(不含校级课题)16 项,项目总经费 230 万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共获得省部级以上学术奖励 7 项。在新世纪的短短几年中,北京语言大学的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显示出强大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潜力。

为检验我校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近年来在学科方向拓展和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展示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同时也为了便于广大读者查阅有关文献,学校决定精选近 10 年来,尤其是近 5 年来我校学者所发表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重要学术论文,编辑出版《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根据本学科各专业方向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确定了这样几个原则:(1)汉语方言、汉语史、汉语语法和汉语词汇 4 个专业方向为论文选编的范围;(2)1995 年以来发表在重要学术期刊上的或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影响的论文;(3)主要选编在职学术骨干的论文,精选老一辈学者的论文。根据这些原则,我们编成《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方言卷》(曹志耘主编)、《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汉语史卷》(张希峰主编)、《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语法卷》(崔希亮主编)、《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词汇卷》(张博主编)。整套文萃由曹志耘教授担任总主编。

我们衷心地希望,通过这套文萃的选编出版,国内外专家学者能对我校汉语言文字学的学科建设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以使我们的学科能够得到不断进步和发展。让我们在这样的联系与交流中,为繁荣我国的汉语语言学事业、推进汉语的国际化而共同努力。

由于我们能力有限,时间紧张,本文萃中肯定还存在不少问题,恳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编委会

2004年10月20日

目 录

张 博	组合同化:词义衍生的一种途径	1
张 博	汉语实词相应虚化的语义条件	17
张 博	现代汉语同形同音词与多义词的区分原则和方法 ...	35
张 博	词的相应分化与义分同族词系列	53
施春宏	名词的描述性语义特征与副名组合的可能性	71
施春宏	比喻义的生成基础及理解策略	97
施春宏	词义的认知模式与词义的性质及构成	115
	——兼谈成语的性质	
张清常	《尔雅·释亲》札记	125
	——论“姐”、“哥”词义的演变	
张清常	北京街巷名称中的 14 个方位词	135
王绍新	《红楼梦》词汇与现代汉语词汇的词形异同研究	147
王绍新	《红楼梦》词汇与现代词汇的词义比较研究	163
程 娟	《金瓶梅》复音形容词结构特征初探	177
程 娟	试论《金瓶梅》单音形容词的构词特征	197
张 博	先秦并列式连用词序的制约机制	207
张 博	道家“抱朴”、“绝巧”观在汉语词义衍化中的投射 ...	237

程 娟	新词新义对比研究	251
程 娟	《现代汉语词典》词语功能义项计量考察	273
万艺玲	三部词书的动词释义粗析	293
万艺玲	《新华字典》实词释义研究	307
张 凯	汉语构词基本字的统计分析	347
许德楠	并列式词语在构词中的自补自注功能	359
彭志平	谈科技词语词义的扩展	371
施春宏	说“界”和“坛”	379
	编后记	391

组合同化:词义衍生 的一种途径*

■ 张 博

一、组合同化的性质

清代学者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把多义词的义项分为“本义”、“转注”(即“引申”)和“假借”三类,揭示了多义词词义系统的内部构成。自此,人们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共识:本义是多义词词义系统的核心,是词义运动的起点;引申义是词义沿本义的方向运动的结果,它与本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假借义不是该词义系统内部生成的意义,与本义无关,是借自与该词同音(或音近)的另一个词的意义。这种“本义”、“引申义”、“假借义”三分的格局对于多义词不同义位的来源与关系有较强的解释力,然而,我们看到,在很多情况下这三个概念并不能涵盖一个多义词的所有义位。有些义位既不是本义,也不是引申义或假借义。例如唐孙樵《武皇遗剑录》卷五“蛊于民心,蚕于民生”中的“蚕”,意思是“侵蚀”。“蚕”的本义是一种昆虫名,怎么会引申出侵蚀义?如果认为由蚕吃桑叶而来,那么靠植物茎叶为生的昆虫无以数计,为什么别的昆

* 原载《中国语文》1999年第2期。

虫名就没有这一引申?显然,引申之说不能成立,假借的迹象也没有。问题很简单,“蚕”的侵蚀义来自与它组合的“食”。“蚕食”是一个见于先秦文献的偏正结构,上古汉语中出现频率极高,《史记》中就有 12 例。在这个结构中,“食”的意思是侵蚀,“蚕”是名词做状语,表示比喻,“蚕食”意谓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地侵蚀。后来,“蚕”受“食”的影响而有了侵蚀义。我们称这类源自词语组合关系的词义衍生现象为“组合同化”。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受系统论方法的影响,我国学者开始超越对单个词意义纵向引申的一般处理,而特别关注到不同的词在引申过程中横向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先后产生了“相因生义”说(蒋绍愚,1981;1989)、“词义渗透”说(孙雍长,1985)、“同步引申”说(许嘉璐,1987)、“相应引申”说(张博,1995)等等。虽然这些提法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或强调引申过程中的主从关系、即谁影响谁,或强调引申的方向与幅度一致,或看重引申的结果而忽略过程,但究其实质,都是由于聚合关系影响和制约而发生的词义衍生,可统称为“聚合同化”。聚合同化是指两个(或多个)词在某个义位上具有同义(或类义、反义)关系,词义运动的结果会导致它们在另外的义位上也形成同义(或类义、反义)关系。如“议”和“论”的本义都是议论,构成了一个聚合,这一聚合体规约着“议”、“论”二词在“言论”、“主张”、“判罪”、“文体的名称”等多个义位上继续保持同义关系。有时,构成初始语义聚合的不一定是词的本义,而是不同词的意义引申路线在某一点上的交叉,这个交叉点上的相同义位仍然能够导致聚合同化。例如“文”的本义是纹理、花纹,由此辐射引申出“文字”和“文饰、修饰”二义;“字”的本义是生育,暗含“孳乳而浸多”之义,文字、特别是合体字也有“孳乳而浸多”的发展过程,故“字”的生育义也引申出“文字”之义。于是,“文”和“字”这两个本义并不相俾的词在“文字”这个义位上形成同义聚合关系,受这一关系的影响,“字”后来也有了“文”的文饰、修饰义(孙雍长,1985)。

“组合同化”与“聚合同化”都不是单个词词义系统内部孤立的词义运动,而是一词受到和它相关的另一个词的某个义位的牵连带动而发生的词义衍生,这是它们的相通之处。然而,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现象,其区别在于:(1)发生同化的条件不同:组合同化的条件是两个词经常连在一起使用,在语用中呈线性排列,即有组合关系;聚合同化的条件是两个(或多个)词的某个义位相同、相类或相反,构成一个语义聚合体,即有聚合关系。(2)同化源的存在范围不同:在组合同化中,同化源即起同化作用的那个义位就在这个组合体之中,例如“食”有“食物”、“粮食”、“吃”、“侵蚀”、“吞没”、“享受”、“俸禄”、“祭献”、“亏损”等等义位,但对“蚕”起同化作用的义位就在“蚕食”这个组合体中,即“食”在该组合体中所呈现出的“侵蚀”这个义位,而不是别的义位;在聚合同化中,起同化作用的义位自然是在两词已有的语义聚合之外,否则将无所谓同化。(3)同化的结果不同:组合同化的结果是使两个词由原来的组合性相关到聚合性相关;聚合同化的结果是使两个(或多个)词的义位由原来的一聚合相关到多聚合相关。

在现有的对常规引申之外的词义演变所作的探讨中,只有伍铁平先生《词义的感染》^①一文中所提出的“组合感染”这个概念与本文的“组合同化”基本相同,虽然该文未对“组合感染”这个概念作出具体严格的界定,但我们仍可以从文章所举的惟一的一个汉语“组合感染”实例看出两概念的相似性。这个例子是:

《诗经》中的“夏屋”的意义就是“大屋”。扬雄在《方言》中写道:“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后来“夏”感染了“屋”的意义,本身也表示“大屋”了。如《楚辞》中的句子“曾不知夏之为丘兮”,王逸注道:“夏,大殿也。”后来,为了与“夏”的其他意义(如“夏天”的“夏”)相区

① 见《语文研究》1984年第3期。

别起见,在夏字上加了一个义符“厂”(或“广”),意义仍是“大屋子”。

伍文此例和组合感染是“组合关系起作用的结果”这一观点对笔者深有启发,但本文还是拟用“组合同化”这个概念而不取“组合感染”,原因是:(1)伍文中与“组合感染”相对的概念是“聚合感染”,“聚合感染”被界定为“由于词的组成部分跟另一词的组成部分相同,受另一词的影响也获得与该词意义相同或相近的意义”。这主要指由词形上的聚合关系导致的词义衍生,是印欧语中多音节词语意义演变的特殊类型,与本文前面提及的“聚合同化”并不对应。(2)“感染”与“同化”这两个概念暗示的相关词在意义影响过程中的主客体地位有所不同。比如伍文说“夏”感染了“屋”的意义,而我们则说“屋”的房屋义同化了“夏”。实际上,“夏”之所以有了“屋”义,是由于“夏屋”这个组合体内发生了语义类推。相比较而言,“同化”所暗示的相关词彼此作用的主客体地位与“类推”一致,而“感染”所暗示的相关词彼此作用的主客体地位却与“类推”相反。因此,“同化”这个概念更能体现此类语言现象的实质,也便于后文对此类语言现象的特征、原因及过程的描述和解释。(3)“同化”这个概念来自语音学。语义同化和语音同化是两种既有区别而又相似相通的语言现象。把“同化”引入语义学有利于语言学各分支学科概念及术语系统的对应性。

二、组合同化的方向

具有组合关系的两个要素间的语义同化有没有方向性?也就是说谁同化谁是任意的,还是有规律的?对此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组合同化是有方向的,制约同化方向的是组合体中两要素的语义地位。

2.1 偏正结构中的被修饰要素同化修饰性要素

(1) 箕←踞

“箕”的古字是“其”，甲骨文作、等，本义为簸箕。“踞”的意思是伸开腿坐，这在古代是一种轻慢而不拘礼节的坐姿，故“踞”分化出表傲慢的“倨”。“箕”、“踞”组合出现很早，《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成玄英疏：“箕踞者，垂两脚如簸箕形也。”认为“箕”是修饰成分，表示比喻。所言极是。“箕”还可以和其他动词组合，也表示比喻，例如《魏书·尔朱荣传》“葛荣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中“箕”的用法和意义与“箕踞”之“箕”完全相同。由于受“踞”同化，“箕”单用亦表“踞”义，如《礼记·曲礼上》：“立毋跛，坐毋箕。”孔颖达疏：“坐毋箕者，箕谓舒展两足，状如箕舌也。”宋苏舜钦《沧浪亭记》：“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箕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

《说文·己部》有一“𡗗”字，“𡗗，长踞也。从己，其声。”段玉裁注：“居，各本作踞，俗字也。《尸部》曰：‘居者，蹲也。’长居，谓箕其股而坐。许云𡗗居者，即他书之箕踞也。”综合《说文》释义与段注字形正俗的辨正，可以看出，“𡗗”当为被“踞”同化之“箕”的后起本字。然而徐灏《说文段注笺》曰：“箕踞，即今人之盘足而坐耳。盖盘屈两足，前阔后狭，与箕相似。𡗗从己者，盘屈之义，其即古箕字。”徐灏此解是宥于许慎“从己，其声”的字形分析。《说文》：“己，中宫也。象万物辟藏诎形也。”许慎误认“己”为“𡗗”之形符，故有徐灏“盘足而坐”之说。实际上，按照《说文》体例，“𡗗”的字形结构应为“从其(箕)，己声”，因“其(箕)”、“己”皆古见母之部字。杨树达先生早已揭示《说文》中有许多“加旁字”，根据所加偏旁的性质可分为两类，“一为加形旁，一为加声旁”。^①“𡗗”当是一

① 见《积微居小学述林·文字中的加旁字》。

个加声旁字。许慎闾于“其”与“箕”字之关系,更不明“𡳿”的“长踞”义是受“踞”同化的结果,因而造成解形与释义的不合。《集韵·旨韵》“𡳿”下又收有一或体“𡳿”,曰:“𡳿、𡳿,《说文》‘长踞也’,或从足。”“𡳿”是“其(箕)”的加形旁字。《汉语大字典》“踞”字释为“伸开腿坐”,而长踞之“𡳿”则盲从徐灏释为“盘足而坐”,正所谓自乱其例。

(2) 胼←胝

《荀子·子道》:“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杨倞注:“胝,皮厚也。”《说文》:“胝,胼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胼,俗谓之老茧。”《说文》未收“胼”字,唐以前典籍中只有“胝”单用表老茧义,而未见“胼”单用表老茧义,这是什么原因呢?刘又辛先生对“胼”字的考证能帮助我们弄清这个问题:(刘又辛,1993)

胼胝的“胼”字,过去所有的字典都没有讲明白。“胼胝”一般都解为手和脚上的胝子,但“胼”字是什么意思,都没有讲对。从字族来看,胼和并、並、併、𡳿、𡳿等字都属一个字族,字义都与“并”同,“胼”也是“并”的意思,“胼胝”即胝子并列、重叠之意,是说因为劳动和走路,手足上的胝子很多。

刘先生从同族关系出发,认为“胼”的意思本来是“并”,是“胝”的修饰成分,此说极为确当。由此可以想见,今本《庄子》、《荀子》、《韩非子》、《史记》等书中的“胼胝”之“胼”或许原本并无肉旁,肉旁当为后人所增益。这样才能解答为什么许慎《说文》收了秦汉之时经常连用的“胼(并)胝”之“胝”,而未收“胼”。唐代以后诗文中多有单用表示老茧义的“胼”,那是受“胝”语义同化的结果。如唐王建《去妇》诗:“新妇去年胼手足,衣不暇缝蚕废簇。”

(3) 审←问

《说文》:“𡳿,悉也;知𡳿谛也。从宀从采。審,篆文𡳿从番。”

又:“悉,详尽也。”“审”、“悉”、“详”等词递相训释,知“审”的本义为详细、仔细。“审”在《礼记·中庸》中曾与“问”连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受“问”同化而产生审问、询问义。例如《古今小说·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御史听罢,喝散众人,明日再审。”《聊斋志异·封三娘》:“十一娘亦审里居。女答言,‘妾封氏,第三,近在邻村。’”

前举“蚕食”和伍文所举“夏屋”也是偏正结构中被修饰性要素同化修饰性要素的例证。

偏正结构中的被修饰要素传达的是主要信息,而修饰性要素传达的是附属信息,二者的主从地位毋庸置疑,在同化中总是由前者同化后者。

2.2 述宾结构中的支配性要素同化被支配性要素

(1) 知→道

“知道”本是一个多义述宾结构,因“道”义的不同而有“通晓自然与人事规律”和“认识道路”二义。前者如《孙膑兵法·八阵》:“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后者如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五:“娥语曰:‘伯文,我一日误为所召,今得遣归,既不知道,不能独行,为我得一伴否?’”后“道”受“知”同化而有了“知”义。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四:“道,犹知也,觉也。”南朝梁吴均《咏雪》:“零泪无人道,相思空何益。”唐李白《幽州胡马客歌》:“虽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

(2) 学→习

《说文》:“习,数飞也。”本义为鸟反复地飞。《礼记·月令》:“鹰乃学习,腐草为萤。”陈澧集说:“学习,雏学数飞也。”“习”受“学习”组合中“学”义的同化,亦产生“学”义。《吕氏春秋·听言》:“造父始习於大豆,逢门始习於甘蝇。”高诱注:“习,学也。”宋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

2.3 述补结构中的动词性要素同化补语性要素

睡→觉

因述补组合而发生的语义同化十分罕见,比较典型的只发现“睡觉”一例。《说文》:“觉,寤也。”本义为醒。“睡”在上古不与表“醒”义的“觉”搭配,因那时“睡”主要指坐着打瞌睡。“睡”词义扩大通称“睡眠”后始与“觉”组合,是一个述补结构,指睡醒。例如唐白居易《长恨歌》:“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上:“周象者,好畋猎,后为汾阳令,忽梦一乳虎相逼,惊而睡觉,因兹染疾。”宋苏轼《天门冬酒熟》:“拥裘睡觉知何处,吹面冬风散缬纹。”后“觉”被“睡”同化而有了睡眠义。如宋黄公绍《施经斋会戒约榜》:“一觉黄粱之梦,百年大槐之宫。”《红楼梦》第一回:“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今“午睡”可言“午觉”,普通话说“搅了我的觉”,西北话说“搅了我的瞌睡”。在有些方言里,“觉”甚至成了“醒”的反义词。例如:“他一辈子什么都可少得,就是梦少不得。他一辈子什么都可以不讲究,就是睡的地方不可不讲究。他最可怜世人只活了个醒,没有活个觉,觉醒觉醒么,觉还在前。不会做梦的人等于只活了一半,实在是冤天枉地。”(韩少功,1996:37)

述宾结构和述补结构都是动词性结构,在同化方向上有着明显的一致性,都是前边同化后边。这是因为“述”在这两种结构中占较重要的地位。

2.4 并列结构中两要素的语义同化没有明显的方向,甚至还表现为双向同化

源自并列式组合的语义同化较多。从并列式组合两要素间的语义聚合关系来看,大多是类义关系,个别为反义关系。

(1) 揖←让

先秦典籍多有“揖让”连用,如《周礼·秋官·司仪》:“司仪掌